

還記得在香港啟德機場離港前的一刻。要獨個兒移民到加拿大，除了對家人、朋友依依不捨，心中還有一份迷惘，但也有一點興奮。晃眼原來已有十個年頭。回顧這十年，有喜有悲。但從所有的經歷中，我深感主恩無限。



移民前知道在這兒找工作不容易，而且沒有當地經驗，所以也有點擔心。但原來從我上飛機來加時，上主已為我在這方面鋪設了一條平坦的道路。在機上我跟身旁的乘客聊天，閑談間他介紹了我一份工作，還在我抵步後幾天便上班。是在烈治文的一個商會協助一位秘書處理文書工作，當時為我是最理想不過的，因為這是一份兼職，那我便有時間找屋、學車和適應新環境。而在我未考到車牌前，那秘書小姐每次都接送我上班和下班。我也不相信自己如此幸運，初來到這個人地生疏的地方，竟有這樣好的際遇。

之後我找到一份全職工作。一年後轉到了現職的研究所。我很喜歡這份工作，因為研究所在卑詩大學校園內，有優美的環境。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有通情達理的上司和相處融洽的同事。之前一直很擔心在加拿大找工作，原來把一切交托給天父，相信祂的仁慈，祂必會眷顧我們的。

我抵步後便在烈治文居住。發現這兒有一間聖堂有廣東話彌撒的，而且還有香港來的神父，感到格外親切。以前在香港只是一個星期日參與彌撒的教友，但初到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便覺得份外投入，於是參加了一些堂區工作，從中認識了很多朋友，聖堂有如家的感覺。



妹妹在我來加半年後也移民來了。她在香港是從不去聖堂的，但在她來了溫哥華的第一個聖誕，我帶她到殉道聖人堂參加子夜彌撒。在第二年她卻自己主動的參加了慕道班，跟著領洗，成為天主家庭的一份子，而且可喜的是她很投入堂區的工作。

在加拿大的生活可算事事順遂，可是在這十年中，卻經歷了人生最多的生離死別。在我移民後的第二年父親便去世了。自小父親都很疼惜我，最感遺憾的是未能見到他的最後一面，只能

在接到噩耗後匆匆的回港奔喪。不到半年又傳來老工人的死訊。那老工人把我們兄妹三人從小帶大，我們都視她為家中的一份子。沒想到在短短幾個月內便失去兩位親人。跟著的一兩年，我的九叔、姑媽、四伯和姑丈都相繼離世。我們與親戚都時有往還，感情也很好，眼見長輩一個一個的離開，真有無限唏噓。

大半年前我上司突然因病逝世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因為他除了是我的上司，還是我的好朋友。我們曾經常一起打羽毛球、乒乓球。他還教識我溜冰。他平日身體健康，熱愛運動。在他逝世前的一天還在辦公室好好的，但第二天上班卻得知他前一晚因心臟病去世。享年只得四十九歲。

好不容易才平復了心情。執筆前幾天卻從香港傳來堂姐夫因癌症病逝的消息。我們堂姐妹們的感情一向都很好。而這位堂姐夫與我們一家都份外投緣。在港時我們常有聚會。去年我回港時還大夥兒去行山。想不到堂姐夫在壯年時便不幸逝世。

以前死亡對我來說是很遙遠的事。即使聽到有人過身，都是朋友的朋友或與我毫不相關的長輩。但原來當自己的至親或好友離開時，會是如此的傷痛。可是，在悲傷的過程中，我忽然感受到天主對我的厚愛。因為離開我的每個人，他們在世時都曾帶給我很多的歡樂，若果這些人不曾觸動我的心弦，他們的離開絕不會使我傷心。原來天主並不是白白的把我擁有的拿走。而是在祂召回我的至親、好友以前，早已讓他們到我的生命中，使我活得更豐盛。

兩年前我參加了堂區的攝影班，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而又關心我的朋友。很多時我們有機會到戶外拍照，跟大自然接觸。對我來說能否拍到一幅好的照片並不是最重要，而我最享受的是欣賞到四時的變化及主創造萬物的奇妙。「造物盛舖草原與山巒，是主你飄雪，降雨水。你掛彎月在黑夜照路，使東君高照昊天。大父你賞沃田與森林，我們銘感你賜下萬物。」

我感謝上主使我來到溫哥華這個美麗的城市，有美好的生活，有一個活潑及不斷成長的堂區，又給我認識一班有如兄弟姐妹的好朋友，更感謝主這十年來不斷的祝福。我真的無以為報，但願我能成為地上的鹽，世界的光。把福音傳到身邊的每個人，以報主恩。